

名家描写精华

女性卷

之二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女性卷·之二

叶世斌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责任编辑：言 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 辛

ISBN7-5610-3468-7/I · 365

全套定价（40 册）：300.00 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嫉 恨

佐贝黛感到，她被打败了，一败涂地。她嫉妒纳吉娃，嫉妒埃及每一个女人。嫉妒纳吉娃，是因为穆罕默德企图强奸她。她感到屈辱和卑贱，是因为穆罕默德只尊敬她，而不想强奸她……

她回想纳吉娃的姿容，尽力把自己同她作比较，找出纳吉娃具有而自己却缺乏的东西，探索纳吉娃使穆罕默德神魂颠倒的魅力。

她看到纳吉娃的影子总在面前晃动，她在脑海中勾勒纳吉娃的形象，刻画纳吉娃的秀容，她像一位艺术家，在形象的塑造中倾注了自己的爱和才华，这是一个能勾人的魂魄的女人形象。

她细细揣摩着纳吉娃的罕见的魅力、出众的容貌、双眼顾盼之中流露出的欲望和嘴唇富有的吸引力。她愣愣地瞪视着她凭想象描绘的纳吉娃的肖像，接着便把它毁去，又用仇恨的笔给纳吉娃另画了一幅画像，丑化了她的脸，把鼻子拉长了，双眼画成了一条线，龇牙咧嘴的样子。

穆罕默德在选择女人方面如此缺乏审美力，佐贝黛不由得冷笑连声。接着，她把第二幅纳吉娃的像也撕了，又画了一幅漂亮的像，这幅像使佐贝黛的妒火更加炽烈了。

最使佐贝黛激愤的是，纳吉娃年纪比她轻，身体比她高，而且还有一头金发。

〔埃及〕穆斯塔法·阿明《初恋岁月》

范丹妮垂着眼，脸色很难看地快步走着。林虹边走边和

她说着话。她心神恍惚地、冷淡地、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

范丹妮只看见脚底下的路面，路面显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硌着、崴着她的脚。她步子匆乱。这会儿，直到离开了胡正强家，她才感到屈辱。她是失败者。胡正强真是个伪君子，当他送她和林虹走出家门时，脸上的笑依然像往常在公开场合那样温和、文雅、质朴、知识气，然而在她眼前，却是最虚伪不过了。是谁帮助他支撑着这个道貌岸然的形象？是文倩岚。她站在他身后，含着文静的、礼貌的微笑：“有时间再来吧！”文倩岚居然还能这样说。真正是夫妻一对的虚伪。可是，这虚伪弄得自己也不能不虚伪：“你们回吧，不用送了。”自己当时不也这样礼貌地应着吗？胡正强微笑地目送着自己走下了楼梯，他以后越发可以蔑视自己了。自己并不能怎样报复他，只能忍气吞声。文倩岚也淡淡含笑地（一等自己背转身下楼时，那笑容肯定早消失了。）看着自己的背影，从今以后，她也可以蔑视自己了。自己在她心目中不过是个卑劣的、无耻的、道德败坏已极的女人！林虹在一旁有说有笑地干什么？想哄自己高兴？今天她倒是收获不小，她就要成为电影明星了！自己为什么要举荐她、捧她？她以后会了不起了，会得到童伟、钟小鲁、刘言这样一批男人的注目了——男人见了漂亮女人还不是都想得一手，胡正强大概也会对她献殷勤的。她一天之间就飞到自己头上了。自己又嫉妒上林虹了。她不想听林虹和自己说话，无非是想讨好自己，她烦！

“我现在不想听别人说话。”她说了一句。

林虹明白地看了看她，没再说什么。

“你今天怎么了？”沉默地走了好一会儿，林虹才关心地问。

“我现在恨一切人！”

柯云路《夜与昼》

失 望

她屏住气，等了一会儿，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急巴巴望着他说出那三个奇妙的字来。但是那三个字偏偏听不见。于是她发狂似地搜索着他的面孔，然而他分明已经说完话了，分明再没有下文了。

这是她第二次遭到希望的幻灭了，这是她的心再也吃当不了的，因而她直同小孩子一般喊了一声“哦”，便一顿身坐了下去，眼泪跟泉水一般涌了出来。随后，她就听见窗外车道上传来了一阵马蹄得得车轮辘辘的声音，知道彼得伯伯已经拿马车来送希礼上车站了，希礼即刻就要走了，再也留他不住了。这时她觉得万箭穿心，无异于一个至亲至爱的人要被绑赴法场去受死。

希礼轻轻说了一声“再见”，便走进了黑暗的穿堂。她从眼泪里看见了他的脸，同时觉得喉咙里像绞一般地阵痛起来。她知道他要走了，也许是从此永别了，可他竟没有说出她所渴望的那三个字！这一个礼拜的光阴过得像飞一样快，现在已经是来不及了。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

屈 辱

她觉得这样罪孽深重，这样咎无可辞，除了俯首求饶

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而现在她在生活中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人，所以她恳求饶恕也只好向他恳求。望着他，她肉体上感到了她的屈辱，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呢，却感觉得如同一个谋杀者看见被剥夺了生命的躯体的时候所感觉的一样。那被剥夺了生命的躯体就是他们的恋爱，他们的恋爱的初期。想起用羞耻这可怕的代价买来的东西，就有可怖和可憎的地方。她在自己精神的裸体面前所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传染给了他。但是不管谋杀者对于遭他毒手的尸体感到如何恐怖，他还是不能不把那尸体砍成碎块，藏匿起来，还是不能不受用由他的谋杀得来之物。

于是好像谋杀者狂暴地、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断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膀上印满了亲吻。她握住他的手，没有动一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羞耻买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属于我的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她举起那只手，吻着它。他跪了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脸；但是她把它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好像拼命在控制自己，她站起来，推开他。她的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显得更加逗人怜笑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惋 惜

玛吉赤条条地站在镶在寝室门后的穿衣镜前面。象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生物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观察着自己。她感到自己和以前不同了，不再是窈窕淑女的形象了。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和以前做模特时的她判若两人了。原来她

的腹部和臀部很圆润，乳房小而结实。

一切都消失了。

她不再是姑娘了，岁月使她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再吃什么食物，再做什么锻炼，再住什么地方也不会使青春再来了。这么多年来，她吸了许多毒，喝了许多酒，陪许多男人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岁月给她留下了难忘的烙印。

.....

她往镜前凑了凑，仔细观察着她的脸部。她把指尖抵在颧骨上，用力往上推了推。接着又把手移向耳部，轻轻地按摩着皮肤。镜子里的那张脸她熟悉极了。她不禁想起了年轻时的她。

她歪下头，端详着颌部留下的皱纹。真该死！她为什么不能平静地生活？她会变成什么样？世上没有任何办法会使时光倒转的。旧梦难回！

〔美〕伯特·赫希菲尔德《情浪》

苦 恼

卖花盲女之歌

买花吧，买花吧，我求求你们！
我双目失明，来自远方；
要是大地就像传说的那么美好，
朵朵鲜花就是她的儿子！
这鲜花是否像母亲那样美丽动人？
我知道，它们刚离开她的怀抱！

一小时之前，我采摘的时候，
它们还熟睡在母亲的胸前。
微风轻抚着鲜花，
这是母亲的气息——
温和而又微弱。

母亲的甜吻还留在鲜花的嘴上，
它们的双颊上洒满了她的泪花。
她在哭泣——慈母在哭泣！
（日日夜夜，她守护自己的儿女，
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母爱）
看见这些小玩意儿长得这么漂亮，
她哭了——她多么热爱自己的儿女，
鲜花上的露珠就是
母亲爱泉中流出的泪水！

二

你们生活在光明的世界，
高兴地欣赏着美好的景象；
而我双目失明，黑夜的王国就是我的家乡，
那儿只有空旷的声音。

我置身地狱，
站在愁泉之边！
我听见幻影在浮动，
我感到他们在我身旁轻轻呼吸。
我渴望看看那可爱的形象，

我向四周伸出友好的双臂，
我只捕捉到无形的声音，
活人对我犹如鬼魂。
买花，买花吧！
你听，可爱的鲜花在叹息，
同人们一样，花儿也在悄声细语：
“盲女的悲哀窒息了。
忧郁的玫瑰花的绿叶；
我们十分娇嫩，我们是光明的子孙，
我们害怕这黑夜的孩子，
把我们从盲女手中解脱出来吧，
我们渴望人们能见到我们，
黑夜埋没了我们的娇艳，
在你们的眼中我们看到了光明。
哎！买吧，买我的鲜花！”

〔英〕爱德华·鲍沃尔·李敦《庞贝城的末日》

“哎！我不久就发现，我是错看了阿达拉那外表的平静，我们越往前走，她就越显得忧心忡忡。她常常无缘无故地颤抖，并且突然地回过头来。我发觉她用热烈的目光注视着我，接着又忧郁地仰望青天。尤其使我害怕的是，她心里有个秘密，她心灵深处暗藏着一个念头，这一点通过她的眼神我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把我拉过来又推过去，使我产生并又失去希望，我刚以为我在她心中有所进展，但旋即明白自己依旧处于原状。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啊，我的情人！我爱你，就像热爱酷日下的树荫！你像这有着和风繁花的荒原那样漂亮。只要一靠拢你，我就浑身发颤，要是我的指头触到

你的手，我就觉得自己快要死去。那一天，你躺在我的怀里休息，风儿把你的头发吹拂到我的脸上，我觉得好像某个看不见的精灵在轻轻将我按摩。是的，我见过奥高纳山区的小山羊，我听过老年长者的演讲，然而羔羊的温良不如你的话语那样使我心悦，长者的智慧哪有你的话语那样令人折服。可是，可怜的夏克塔斯呵，我决不会成为你的妻子的！”

“阿达拉心里那宗教与爱情的不断矛盾，那满腔的温情，那贞洁的品行，那高傲的性格，那深沉的感情，那在大事情上显得高尚的灵魂，那在小事情上显得敏感的态度，这一切使她成为我难以理解的人物。对男子阿达拉不可能只产生一种淡淡的影响，她热情奔放，充满了力量。对她这种人，你要么崇拜，要么憎恨。

〔法〕夏多布里盎《阿达拉·勒内》

自从过道里一吻之后，欧也妮愈觉得日子飞也似的快得可怕。有时她竟然跟堂兄弟一起走。凡是领略过最难分割的热情的人，领略过因年龄、时间、不治的疾病，或什么宿命的打击，以至热情存在的时间一天短似一天的人，便不难懂得欧也妮的苦恼。她常常在花园里一边走一边哭，如今这园子，院子，屋子，城，对她都太窄了；她已经在茫茫无边的大海中飞翔了。

终于到了动身的前夜。早上，趁葛朗台和拿侬都不在家，藏有两张肖像的宝匣，给庄严地放进了柜子里唯一的有锁钥而放着空钱袋的抽斗。存放的时候免不了几番亲吻几番流泪。欧也妮把钥匙藏在胸口的时光，竟没有勇气阻止查理亲吻她的胸脯。

“它永远在这里，朋友。”

“那末我的心也永久在这里。”

“啊！查理，这不行，”她略带几分埋怨的口气。

“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他回答；“你已经答应了我，现在要由我来许愿了。”

“永远是你的！”这句话双方都说了两遍。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誓约更纯洁了，欧也妮的天真烂漫，一刹那间把查理的爱情也变得神圣了。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幽 怨

但是他一时记不起他刚才所要说的话了。她最近的愈来愈频繁的嫉妒的发作引起了他的恐怖，而且不论他怎样掩饰，都使得他对她冷淡了，虽然他知道那种嫉妒是因为她爱他的缘故。他是怎样常常地暗自说得到她的爱情真幸福呵；而现在呢，她爱他，像一个把恋爱看得重于人生的一切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然而他比起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的那时候来，却距离幸福更远了。那时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幸，但是幸福还在将来，现在他却感到最美好的幸福是已成为过去了。她完全不像他初看见她的时候那种样子了。在精神上，在肉体上，她都不如以前了。她身材长宽了，而当她说那女演员的时候，她的脸上有一种损坏容颜的怨恨的表情。他望着她，好像一个人望着一朵他采下的、凋谢了的花，很难看出其中的美丽，他原来是为那美丽而摘下它，因而把它摧毁了的。可是，虽然这样，他感觉得当初他的爱强烈得多的时候，假如他存心要那样的话，他是可以把他的爱从他的胸膛里面拔出

来的；但是现在，在他仿佛觉得他已不怎样爱她了的时候，他知道他和她的关系反而不能断绝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贪 欲

胡安·佩雷拉脸上闪着幸福的光彩走出来。美德是会得到报偿的——不能否认这点，做这样的好事的思想在一个人的心灵里总要引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活感。胡安·佩雷拉觉得比把那三百来个干度装入腰包、永远归自己所有还幸福。

回到家后，他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他女人，不过没有提及拣到的钱数。

“你做得很对”。他妻子赞许地说，“咱们穷，可是作人正派！一个干净的人要比一个钱包可贵。我总是这样教育孩子们的，并且要他们别学我们左邻的样子。他虽然有钱，可是却像猪一样肮脏。”

佩雷拉很激动地拥抱了她。倘若不是魔鬼出来挑动这位忠厚女人的好奇心，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拥抱过之后，堂娜·马里科塔却问他说：

“那么，钱包里有多少钱呢？”

“三百六十个干度。”

他妻子的眼睛眨巴了五六下，好像眼里被扬进了尘土似的。

“多……多……多少？”

“三——百——六——十。”

堂娜·马里科塔困惑不解，眼睛眨巴了好几秒钟。接着

就睁大了眼睛和嘴巴。钱这个字眼，从来没有使她想到过“千度”。由于她穷，对她来说，一提到钱，不过是一百，二百，至多五百个米尔雷伊斯。可是当她知道钱的总数竟达到三百六十千度的惊人数目的时候，便全身猛烈抖动起来。她像石头似地呆立了几分钟，茫然若失。然后，突然苏醒过来，以歇斯底里的疯狂，向她男人扑过去，抓住他的上衣翻领，神经质地摇动起来：

“白痴！三百六十千度，就是上帝也不能交给它！白痴！白痴！白——痴！”

接着她倒在椅子上，抽抽答答地哭起来。

胡安·佩雷拉目瞪口呆。跟她一起过了这么多年，难道对她的心灵了解得还不透吗？他试图向她解释：“拣到的钱数不同，做法就要两样，那是可笑的。偷一千度，和偷一千千度一样，都是偷；在道义上……”

但是妻子又用一连串的“白痴”的骂声和歇斯底里的叫喊打断了他。随后她走回房里，揪着自己的头发，绝望地发起疯狂来。

……

晚上，堂娜·马里科塔上床后，情绪比较平静了，就又提起这件事。

“你做事太性急了，胡安，你不该那么匆忙地把钱包交出去。为什么不先带回家来呢？起码我想看一看、摸一摸呢……”

“瞧你想的！看一看，摸一摸……”

“那也算满足了我这样一个穷婆娘的心愿。我连五百米尔雷伊斯一张的票子还没摸过呢。可那是三百六十千度啊！……”

“别这样想，马里科塔！昨天那场大闹已经够了。”

“不行！你这样做我受不了……”

“可是，请过来，马里科塔。说老实话，我这样正直地做事，你认为不对吗？”

“我认为你应该把钱带回家来，跟我商量一下。我们可以把钱包保存起来，等待失主认领，问——问他，是不是他的……”

“反正一样。那钱永远也不会属于我们的了。”

“留下来慢慢就会了嘛。瞧你，胡安，你从来不善于动脑筋，笨头笨脑的。所以我们才过这样的苦日子。吃这种鬼做的面包……”

“苦日子！我们一直是幸福的！从没有感到自己苦过……”

“不错，可是现在我感到了，因为到现在我们才碰到变富的机会。是上帝赐给了我们那笔钱财。”

“‘上帝’……”

“不错，是上帝，你给了他一脚，把它触怒了。今天我们可以发财致富，救济穷人，帮助病人……可以做多少事啊！可是，你这样的‘诚实’……”

“我这样的‘诚实’？！”

“不错。在生活中，每件事有每件事的标准。偷一个比索是贼；可是偷一千个比索的，却是君子。看看你那些同事吧：努涅斯，当初也和你一块在公证处做事，现在却呜呜地开着自己的小汽车，也有了高级住宅。”

“可是他是个贼！”

“那又怎么样！那个克拉拉博亚，已经拥有一座帽子工厂。米格尔，是个什么人呀，上帝！他前些时候也竟在比利亚·